

# 江花

## 俗世

### A10

## 看棋

■文/都市农民

街头巷尾、小区一角，常有摆开车马炮，隔着楚河汉界厮杀一番的棋摊。有空时，我喜欢凑个热闹围观。

朱方路拐进农贸市场的路口，有一个报摊，晴好的天气总围着不少人，买报看报的不多，多是在看下棋。下棋的基本是两张不变的面孔：一位瘦削的中年汉子和一位同样瘦削的老者。中年汉子是报摊的主人，但日常的注意力显然不在卖报上，从不吆喝，也不在意路人随意翻阅报纸，即便有人买报了，除非需要找零钱，否则他总是专注于棋盘。他不是本地人，说着我辨别不出地域的乡音，脸上始终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微笑。

一次，和他对弈的是一个陌生面孔——一位微胖的老者。下至中盘，老者的棋已占绝对优势，只要用“车”破“士”叫将，老者就赢了。这时，或许受到观棋者七嘴八舌的影响，老者走了一步缓招，让中年汉子喘过气来，最后竟咸鱼翻身，绝地逢生，赢了这盘棋。观棋者叽叽喳喳时，老者微现愠色，输棋后更是一脸怒色，起身拂袖而去。刚走几步，又突然掉头，把放在方凳上的棋盘猛力掀翻，才骂骂咧咧疾步走了。旁观者无不愕然，只那中年汉子依旧一副恬然的微笑，弯腰把棋子一个个拾起来。

十多年前刚住到镇江时，牌湾的十字路口有块供市民休闲的草坪，植有雪松、香樟等。一位七旬老人“占据”了这一溜树下的地盘，摆了十多副棋盘，有象棋和围棋，想下棋的，只要付少许费用就行，老人免费提供开水。后来草坪改建，老人把棋摊移到狮子山对面

的马路边。每次去，依然座无虚席，看棋的也很多。我爱到这儿来，每次来准能看到许多不同的对局。这样消磨半天时间，倒也悠闲充实。

旧时棋盘上，一般都刻有这样两句话：观棋不语真君子，落子无悔大丈夫。下棋需要凝神静气，心无旁骛。观棋者在旁指指点点、七嘴八舌，对对弈双方都是干扰。但我看过几个棋摊，看棋的各抒己见、甚至为此争执不休，对阵的双方也是从头到尾说个不停。其中有这样一对，对局的中年汉子和老者不仅对别人的喋喋不休毫不在意，自己也说个不停，常用刺激性的语言“挑逗”和干扰对方。中年汉子的棋力虽然在老者之下，但嘴功却在老者之上，时常用嘴功搅乱老者思维，侥幸赢一盘两盘。另一对更是“奇葩”。其中一人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，一口本地话，穿着银行职员的工作服。此君总是带着自鸣得意的神情，每走一步棋，都要向对手自夸如何高明，对手只能招架，还总是环顾四周，喜形于色。因为话多，嘴角都带着白沫子。对手虽不似石佛，倒也很沉稳，一言不发，埋首于棋盘。那天我看了他们三局棋，中年人只2:1小胜。

至于观棋而为一方出谋划策、甚至急不可耐替人动手走棋的，除非是对弈双方的熟人，否则就会招来白眼。我亲眼看过这样一幕：某观棋者因多嘴多舌被大声呵斥而尴尬着无声无息了。

看棋，看下棋的人，看看下棋的人，其实是看人生百态，看市井风情，看一段缓慢而悠闲的时光。

## 花盆里的不速客

■文/傅贤功

阳台外面的花架上养了一盆树桩盆景，边上搁着一只闲置的花盆。

一个傍晚，我给盆景浇水时，突然发现空花盆里有一蓬草。环顾四周，见不远处的树梢上栖着一只麻雀，嘴里衔着一根细长的草茎。我顿时恍然，它是选中了空花盆来筑巢哩。它的眼力可真是不错，巢筑在花盆里，上面有盆景树冠遮护，既可躲避风雨侵袭，又能免除烈日炙烤。

你想想不出麻雀筑巢有多么忙碌，麻雀夫妇每天要外出寻觅几十次，每次只能衔回一两根草茎或羽毛。凭着锲而不舍的精神，鸟巢一天一个样，不到一星期，新巢就竣工了。拱形的巢顶和花盆口沿平齐，细密结实。洞口朝南，椭圆形。巢内面积有拳头大小，内壁光滑整洁。洞口前还有一个落脚的平台。

鸟巢里很快有了一枚鸟蛋，接着是第二枚，第三枚。进入孵化期，麻雀整天都待在巢中，夫妇俩轮流孵化，尽管我对它们没有丝毫敌意，可它们对我的警惕却始终没有放松。我一打开窗子，它们就呼地从巢里飞出去，停在近处焦躁地叫着，它们是在警告我，不要伤害它们的孩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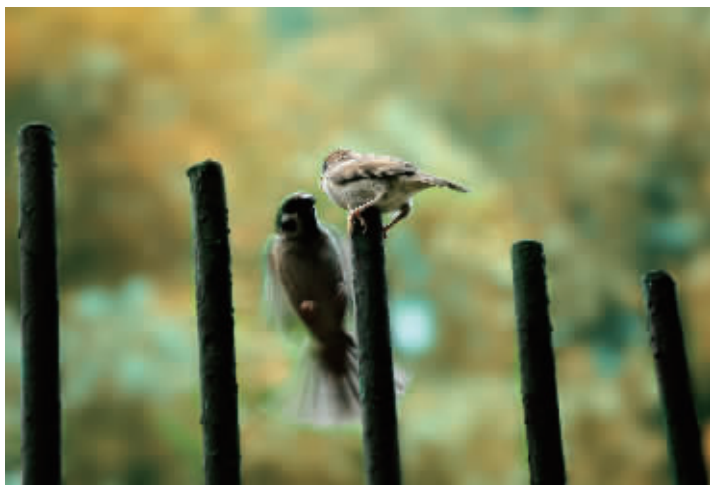
我可以把盆景移走，让它们安安静静地孵化，但那样一来，鸟巢将失去绿荫的遮蔽。不把盆景移走，就难免隔三差五

干扰它们，因为气温越来越高，盆景必须经常浇水。我有些进退两难，尽管每次浇水我都蹑手蹑脚，不敢弄出一丁点儿声响，但无论我怎么努力，结果还是无济于事。

一天早上，我刚打开窗户就愣住了。一只羽毛尚未丰满的小麻雀小心翼翼地将头探出洞口，一双黑亮亮的小眼睛一动不动地打量着我，由于涉世未深，全然没有想像中的惊恐和慌乱。我想和它亲近亲近，轻抚它一下，又害怕侵犯了小家伙的“人身自由”。最终，我不得不收起好奇心。

小家伙长得飞快，一周后体形就和爸妈相差不大了。爸妈出去觅食了，它却不愿老老实实在巢里等，不是在平台上左顾右盼，就是在盆沿上跳来跳去，让人看着提心吊胆。宝贝，这里是五楼啊！可它依然是一副满不在乎闲庭信步的派头。不过，它开始提防我了，一看见我就一头钻进巢里，再也不拿正眼瞧我。

又过了几天，小家伙离巢了，麻雀夫妇也随之一去不返。望着鸟巢中残留的两枚鸟蛋，我有些纳闷，3枚蛋为什么仅孵出一只小麻雀？是我的频繁干扰所致还是其他原因，我不得而知。不过，麻雀夫妇有了一个健康活泼的小麻雀，一家三口也称得上“吉祥如意的一家”吧！



## 三姑太

■文/吴炳辉

路过一个小公园，听到不远处的树丛后面，有一个声音脆崩崩的，好熟。走过去一看，正是老邻居三姑太。三姑太这辈分是怎么来的，谁也不清楚，只是邻居无论大小都这样叫。

看到我三姑太很高兴，挪了一下身子，让我坐下。

我说上次路过老街，朝院子里张望了几次一个熟人也没看到。

她说：“都搬走了。你们家搬走不久我也搬了，现在和女儿女婿住。是洋房，电梯楼。小区的名字叫爱——爱什么的？对，叫爱丽露丝花园。我们住八楼，刚开始，我都不敢朝下看哩。一层两家人，平时都看不到人，冷清清的，哪有我们原来住的院子热闹。”以前，我们那个大院子里有

七八户人家，从早到晚大人小孩进进出出。

三姑太一个劲地说着，我只默默在一边听，老人明显是寂寞久了，难得碰到一个熟人。

正听着，就听三姑太说：“……我现在不打牌、不唱歌，闲着，在家里闷人，这小公园不错。”我忙说：“你告诉我电话号码，我叫我妈和你联系。”她听了很高兴，连忙从小皮包里掏出手机，接着又拿出眼镜盒，戴上老花眼镜：“我告诉你号码，你现在打给我，我存起来。年纪大了，记性不好，摆在手机里就不用死记了。你回去就告诉你妈，一定要多联系，不要忘记了。你陪她来，我做洋糖油圆子给你吃。”

她这一说，我想到洋糖油圆子的往事，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那时，院子里的人家多数是外地来的，苏北苏南口味不一样。时间长了，就互相交流起来。院子里有位苏州阿婆，经常做些特色吃食，大家尝后都啧啧称赞。一年秋天，她家要来亲戚，阿婆做了一大匾好几种馅的汤圆。其中一种是猪油白糖馅的，我妈说，那是阿婆最讲究的馅，用猪板油、绵白糖和蜜饯桂花做成。

后来阿婆的亲戚因为有事没有来，阿婆便叫我们各家取一些回去。我们拿着篮子箩子去了，却只有青菜馅、芝麻馅的，没有猪油白糖馅的。这时，三姑太笑盈盈地说：“谁叫你们拖三拉四的？我早就将洋糖油的全收起来了。”说着，还晃动手中的大碗：“我早认准了

阿婆汤圆上的记号，一头有小尾巴就是洋糖油的。谁想吃，喊我三声‘好姑太’。”孩子们争先恐后，就连平时打死也不肯喊人的毛头也喊了两声。从此，大家说到汤圆，都会学着三姑太的口气：“要吃洋糖油圆了，喊好姑太！”而大家也认真和阿婆学习如何做洋糖油圆子，其中就数三姑太最认真，学得最到家。

坐了一会儿，起身告别，三姑太让我再坐坐，多陪她说会话。我说还要办事，答应过一天陪我妈到她家玩。三姑太说：“说话要算数呵。”

转过小树丛时，三姑太还在那边响亮地喊着：“记着来玩呵，我做洋糖油圆子给你们吃。”